

焦氏筆乘

四

15  
89  
4





門  
89  
4

焦氏筆乘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衛包改古文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體休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柰之何哉

歲橙

上林賦歲橙若蓀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藍  
又作寒將卽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  
歲持缺故詳具之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  
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  
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  
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  
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移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  
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未  
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已  
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  
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嫻

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  
哀征人云天迷離水鳴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  
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  
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  
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即章  
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  
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揚鹽利

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囤  
以革逋欠立改充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搬貯處  
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  
偽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  
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  
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  
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為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

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  
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  
恠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邪然  
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  
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  
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溫識大學二字  
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  
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  
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  
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殿馬送歸 車駕  
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皆悉保國安民  
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  
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踵至病愈  
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  
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  
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

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眷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况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為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

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爨位置雅潔有酒餽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

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迴絕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絕句貽余公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蘗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鏡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

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  
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  
藟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  
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  
香時人若訪麗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  
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間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  
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  
男兒有志投蹤跡銚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  
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  
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  
對西來入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  
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  
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  
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



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寔相趨空定  
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  
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輪非其見地  
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驂尾  
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  
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  
埃用阮兢語詩卷長留大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

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卻略羅峻屏用孫綽語  
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  
謝玄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  
子入浦淑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  
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  
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  
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  
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  
底物用鐘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隣

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夫人秦城，今者無所，用此語，固合於意。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沉

綠沉，設色名，猶今所謂沉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

詩：乃謂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常賜張奩以綠沉之甲。薛氏遂以綠沉為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沉為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則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焚焚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

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穢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師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

具時事稱為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為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為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為逗合之逗也又借為

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借爲酸酒  
之酸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  
栖宿蓋重醞謂之酸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  
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  
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  
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  
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

志旣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下夜闌當是下夜關少陵詩  
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  
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  
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  
出巴山難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  
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鷓谷口栗飯煮青泥坊  
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

音無改髻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春衣錦更相宜白首垂絲願不違違字出微韻皆趁筆之誤

金盃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盃卽玉盃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恠盧克人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倚倚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

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詣市賣盃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歛一老婢問克得盃之由因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

熊氏筆乘 卷四  
塤曾寵鶴則誤以為塤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  
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為漢之張騫劉越石為胡騎  
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  
宵堪北走則誤用為笛詩李正已曰園庭中藥欄  
藥音義與籥同藥即欄欄即藥也乘興還來看藥  
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為花藥之欄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樂  
天嘆為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則又以已意幹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  
詩中翻案須點鐵為金手今我詩出而前語可廢  
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儵  
然在目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  
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峰采藥詩連峰數千里脩

林帶平津雲過遠山巒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  
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  
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峰數千里脩林  
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  
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  
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  
然誦一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一詩不知道猷  
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  
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  
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  
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  
率以為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為荷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  
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  
使拾之為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

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藿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真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入采。以薺為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

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

寧不怖死。世說王恭有清詞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頃名。能詩者。一事累用。殊

令人損弊。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着。然誤處。政自不少。號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



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  
 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  
 手花奴指汝陽王璉而以玉奴為楊妃又戾於前  
 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  
 而以為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  
 中郎解摸金出表紹檄曹操云發丘中郎將摸金  
 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  
 鈎芳草合林上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  
 有路號玉鈎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放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  
 龕非彌陀事也又代入留別詩絳蠟燒殘玉笋飛  
 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  
 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  
 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  
 與東隣是也乃以為姓西又石建方欣洗牖廁姜  
 龐不解嘆咿喊漢書本作廁牖蓋中衣也二字亦  
 不應倒用

陰火

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  
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  
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意玄虛指此耳

搗謙

搗謙搗裂也從手為聲通作麾詩麾之以彤書右  
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搗謂指搗皆謙也本義作發  
揮其謙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雅樂器也

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甬中有雅周禮笙師  
注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鞞  
之有兩組疏畫足言春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  
雅春舊注皆未的  
東坑 東坑 東坑 東坑 東坑 東坑 東坑 東坑 東坑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  
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閭也虛  
壘也

許景先詩誤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  
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  
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為蘭文選蘭山  
甘泉檇杙來車於東武檇杙公餘檇杙二萬  
檇杙舊注惡獸名非也檇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  
楚謂之檇杙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檇  
杙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杙樹無枝也从木  
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木則非獸明矣  
史高陽才子檇戡漢書檇余山稅文志檇生皆作

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猥夏

猥無骨八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噬之書  
云蠻夷猥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  
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  
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  
南都賦鸞鸞雛雛翔其上騰猿飛獼棲其下蜀都

賦援狄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卽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蛇天馬半漢天馬卽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鳥鬼

鷓鴣水鳥似鷓而黑峽中人號曰鳥鬼子美詩家  
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言此烏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爲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

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  
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  
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  
少卿也其爲人縝密故觀入於所忽若此噫今之  
人有官清憂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  
以養者乎弟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  
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  
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  
燄日張一日

###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  
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荅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  
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  
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  
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其與二楊並推爲碩輔良有以哉

###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  
質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  
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  
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  
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  
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一公之賢  
此其所輕爲然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  
愧歎矣

冢宰王公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塔當選預求善地  
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旣非善且遠僻塔曰地遠  
無脚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  
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勦自代朝廷  
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  
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  
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午言

官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爲盜賊所指  
可爲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  
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  
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  
入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  
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  
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

爲已事安得善終尤爲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  
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  
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  
爲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使一副都驅縉紳之  
無耻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鸚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鸚在陰从雨鸚好霜故从

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為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逆館閣倘真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詰問印簿安在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官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稱屈



于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為禮科劄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一人以為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字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字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字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

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為之傳述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餽羊乃為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峻退沈文通進馮京為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大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日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

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涓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

魚目筆乘 卷四 三十五  
之單傳則知蠲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  
而書蠲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  
齊之功蠲實唱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趙古則

趙古則搆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  
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  
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  
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  
圖釋南宮續史斷章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

事諸書二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  
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日  
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  
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旣沒  
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  
謙之學行濂又當時信幸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  
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媚嫉讒人所阻以  
文學之士反錮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  
今噫可悲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

六篇丘深菴李西淮謝木齋皆訪其他書于嶺南  
不獲  
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  
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  
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卽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  
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  
間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

衛公旣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  
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伎爲  
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本旨未暇提撥遇  
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  
獨禪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  
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  
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

先主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  
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  
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  
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  
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  
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  
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  
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為過至謂不  
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苟言為然矣何者統者道之

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  
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  
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  
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  
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  
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  
嘆師門嘗以為教顧已徂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  
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為是謙退耶  
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

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彈說之盡推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焚焚好飲食而黜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寥寥乃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太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

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弃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千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其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爲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令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遺羅曲防

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此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訖也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爲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喜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

無以爲異 卷四  
三十一  
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  
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  
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關禪  
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  
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  
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  
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  
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  
埃濁物昏沉鑽故帙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

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擿取其合者爲一編  
別爲一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掎擊者明其學之  
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  
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  
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  
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  
當矣大贖贖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若以



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  
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  
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  
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  
詩矣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  
夜有急報投刺於官門非也刺即鑽刺之刺如云  
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

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爲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  
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  
也蓋仁是天地生生太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  
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踐形卽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  
止便生機不拂克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  
入而成人旣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

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  
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為孝  
子在天地則為仁人

特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做人  
甚切人未之思耳即特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  
舊為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  
以動活輒為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  
特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牽良心

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自廢置不用雖  
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  
平且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回思日間形  
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之無所從告  
也哉

人不知而不愠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愠云君子於此漠  
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  
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參看蓋君

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  
為可知而已於人奚愠耶余因視范純仁經筵進  
講至此曰此即無逸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  
意與先生所見略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  
方為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  
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即答勿容  
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  
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  
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

而弟為此言不為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吏  
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奈何先生切責之曰吾  
與張君言至此欲為滴淚而君猶為諛言以相寬  
是無入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  
四醫日夕管救君此時肯曰無可奈何不聞者懣  
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  
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

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為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王為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止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自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天下堅白

曉曉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皦皦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自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

天去龍聖不卷白不誠非... 曰竊負而逃受感而又... 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遠從而赦宥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入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入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况父乎或

謂不問必不悛又殺入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予之處此亦難矣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玦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內名玦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玦陰陽為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

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  
寺伽藍之神以致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雨  
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  
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  
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爲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  
神隨在而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  
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

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温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  
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  
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  
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  
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  
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  
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  
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  
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

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杜牧之書夫子廟碑陰曰天不生夫子  
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  
月爲之生有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  
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彼四君若燕  
昭秦始皇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爲無知一  
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  
天子百家蠶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

憑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  
泊何依而爲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  
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  
一集論揚墨申韓煞透徹其源寔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  
寔一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  
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  
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遷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

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執



香因爲之款其金華王林池館復安博  
 味春林清亦莫氣于垂平而翁對海存未明其善  
 請與春林歸與所取俱同請春林入宮莫夫于盛年  
 史以畫輝輝畫圖之計其不爲畫樂而善感自與  
 何特益不且以畫輝輝畫圖以風之善感於外因  
 於于樂王女也輝輝畫圖以王女也輝輝畫圖又不

